

中
州
奇
俠
樊
鍾
秀

(續完) · 王 培 堯 ·

楊庶堪巨眼識英雄

方本仁和沈鴻英分別在江西、廣東邊境堅壁深壘，安排陷阱，就等樊鍾秀來自投羅網。蔡成勳的大隊人馬尤且在樊鍾秀的部隊後面步步追跡，隨時備戰。然而樊鍾秀的求援代表一到廣州，孫大元帥欣慰之餘立即採取行動，他頒賞十萬元，犒勞樊鍾秀的部隊，命老同志楊庶堪派方覺慧入轅，硬軟兼施，游說方本仁，請他讓路，使樊鍾秀部平安進入粵境，否則的話樊鍾秀突圍心切，背水一戰，其勢必如出柙之虎，而孫大元帥一定也會派隊接應，兩路夾擊。當時正值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，孫大元帥移駐北江，討伐沈鴻英大獲全勝，七月四日韶關重克，沈鴻英殘餘之部三個師正退向南雄，其中一支已過梅嶺關進抵江西大庾，方本仁的贛南勢力範圍圍北有「惡客」樊鍾秀，南有「喧賓」沈鴻英，沈鴻英被孫大元帥逐入贛境，眼看就要和他平分秋色。「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鼾睡」？何況「殺人一萬、自損八百」，

他的三個混成旅跟樊鍾秀打一場硬仗，勢必損兵折將，傷亡纍纍，到那時節，在南雄、大庾一帶的沈鴻英正好「坐山看虎鬥」，沈鴻英這敗軍之將手下仍有三個師，予方本仁威脅已經够大的了，可以想見方變力拚過後沈鴻英準會進軍贛州，鵠巢鳩佔。於是方本仁認定了他跟樊鍾秀的這場硬仗不能打，與其讓沈鴻英「漁翁得利」，何不由他自己「隔岸觀火」，「坐收漁利」，叫樊鍾秀跟沈鴻英拚個你死我活。就基於這種心理，方本仁居然慨允讓出「華容道」，這一下樊二哥可就起死回生，有路可走了。——由方覺慧之游說方本仁，分明是火中取栗；「與虎謀皮」，偏偏就歪打正着，一舉成功，可見孫大元帥的神機妙算，億則屢中。孫大元帥在內有將，外無兵，強敵壓境，叛軍夾擊的民國十二年，雍容鎮靜，開府廣州，成就豈是偶然？必須補記一筆的是，民國十二年三月二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，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正是今總統蔣公。

方本仁不由自主，應允讓路，十二年八月一日，樊鍾秀遂親率所部順利通過大庾，和沈鴻英的三師敗兵惡狠狠的打了一仗。一次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的全線衝鋒，直把沈鴻英的三師之衆殺得瓜分豆剖，土崩魚爛。樊鍾秀擊潰沈鴻英，進克南雄。那時候他還沒跟孫大元帥、蔣參謀長見過面，可是大元帥府統帥部對這一支萬里冒死來投的北軍，却表示無比的信任。——大元帥府由於廣州的滇桂兩軍拔屢囂張，東江的陳炯明又有大舉進犯廣州的模樣，先已有了極機密的緊急應變打算，把大元帥府所有的重要檔案文書，存在七月四日方告克服的韶關，孫大元帥派樊鍾秀率部担任韶關的防務。

到了十一月十二日，孫大元帥五十八歲華誕，陳炯明的叛軍攻勢凌厲，廣州守軍主力，滇桂粵軍先已全線崩潰；廣州城防危在旦夕。十二日石龍失守，孫大元帥於石灘撞車後返抵廣州大元帥府，立即召開緊急軍事會議，——蔣參謀長早於兩個月前奉孫大元帥之命赴俄考察。當時大元帥府首要都寄望於湘軍譚延闓部赴援，可是譚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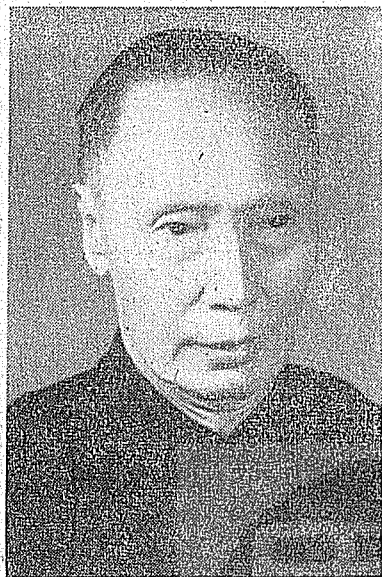
閩所部時在湘粵邊境行軍，遠水不救近火。舍此之外實又無兵可用，大家正在萬分焦灼，唯有孫大元帥胸有成竹，他問會議席上的楊庶堪：

「樊鍾秀部近在韶關，大可朝發而夕至。唯不知他們的實力與勇氣如何？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之下，究竟能否為我們所用？」

楊庶堪時任大元帥府秘書長，向為今總統

蔣公所器重，早自民國九年起，他便在孫大元帥左右掌管機要，但凡南北民軍派遣代表前來向大元帥輸誠效忠的，一概由他負責接洽聯絡，所以楊庶堪對當時國內其亂如麻的南北各軍瞭若指掌。他一聽孫大元帥垂詢，立刻就用堅定的口脛答道：

「樊鍾秀是同盟會老同志，任俠尚義，忠心耿耿。平生最服膺先生（按指孫大元帥），只要先生一聲令下，他必願為革命效死！」



參與廣州討陳炯明一役，担任樊鍾秀總部總參議的李肖庭。

晉謁請餉有口難開

當時孫大元帥僅祇點點頭，對楊庶堪的意見表示嘉納。十四日，廣州一日數驚，城陷在即，他一個電報拍到韶關，樊鍾秀果然立刻點齊所部，星夜馳援，因而方有十一月十八日豫軍一舉擊敗十倍之敵陳炯明；追擊二百七十餘里，使革命根據地廣州轉危為安，那一次奇迹般的勝利出現。

正由於樊鍾秀部一戰成功，擊潰陳炯明的八萬餘叛軍，十九日譚延闓的湘軍五個軍趕到廣州，立即投入戰場，乘勝追擊，犁庭掃穴，迫使陳炯明就此龜縮，廣州東線無戰事，方有民國十三年元月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如期舉行，樊鍾秀因功被推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，尚在蔡元培、許崇智、劉震寰、樊鍾秀、楊庶堪五位候補監委中，名列第四，得票在大元帥府秘書長黨國元老楊庶堪之上。

孫大元帥一生以知人善任著名，若謂樊鍾秀為他的愛將之一，似乎也並不為過。可惜的是他追隨孫大元帥的時間太短了，自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馳援廣州，到他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率部北伐，其間還不到一年。不過，孫大元帥對樊鍾秀的盡力培植，愛護備至；以及樊鍾秀敬事孫大元帥的一腔血誠，誓以死報，都是令人深切感動，尤其足為楷模的。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，孫大元帥將樊鍾秀所部的豫軍討賊軍正式改制為建國豫

軍，任樊鍾秀為總司令。這一個番號，直到樊鍾秀身死之年，他一直不肯變更。孫大元帥尤其使他的建國豫軍儘量擴充，由一個混成旅的實力編為三混成旅，計為第一混成旅旅長嚴鳳崗，第二混成旅旅長任應岐，第三混成旅旅長陳雲青。當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後，曾有一次，有一批俄式快鎗運到，孫大元帥下令一律寄存於黃埔軍校，廣州各軍莫不渴望獲得若干，一再請領，孫大元帥都未允照發。就唯有樊鍾秀的建國豫軍，和朱培德的中央直屬滇軍，由孫大元帥主動的各批發二千支。其餘的，全部撥歸軍校所有。

樊鍾秀的建國豫軍，在廣州迅速擴充，三混成旅後又有第四混成旅王鼎洛部編組成軍，孫大元帥乃派老同志歐陽豪，担任樊鍾秀的參謀長。不過，部隊實力越來越壯大，軍餉來源却也越來越成問題。因為廣州市的稅收，早被滇桂各軍所囊括，軍隊自行收稅，收到即入私囊。建國豫軍遲來後到，當然無法分沾人家的既得利益。何況他們遵奉孫大元帥的命令，全軍駐在廣州郊區。豫軍軍紀很好，從無擾民的情事發生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經常都有軍中糧餉不繼的困厄發生，大夥兒請樊鍾秀總司令到大元帥府請餉，他迫不得已，只好硬着頭皮去。照說以孫大元帥對建國豫軍的愛護，又瞭解他們的實際困難。只要樊鍾秀去了一開口，多多少少總會撥點下來。可是樊總司令進大元帥府，通常都是空手而回。

因為他每次到大元帥府，見到了孫大元帥。一看到大元帥日理萬機，案如山積，孫大元帥的辛勤勞瘁使他異常感動，他又眼見求謁大元帥的

多半這也要錢，那也索糧。大元帥不勝其煩，應付為難，樊鍾秀也就把他軍中將有斷炊之虞的報告縮了回去。倒是孫大元帥接見他時料知必定有事，每每出乎主動的問聲：

「樊總司令，你是否有什麼困難？」

樊鍾秀臉孔脹得紅紅的，囁囁嚅嚅回答孫大元帥說：

「沒……沒有什麼困難，我今天來，是給大元帥請安的。」

這位建國豫軍總司令屏絕聲色，自奉節約，但却對朋友，部下一擲巨萬了無吝色。他平時一身短褂袴，夏天紡綢，冬天呢嘜。必得檢閱、訓話、行軍、作戰的時候才穿軍裝。一日三餐，四菜一湯，愛喫中州家鄉味，主食是硬麵饅饅火燒。一只肉絲拉皮不可一日或缺，行軍作戰只要火燒和叉燒牛肉、叉燒肉便够。他用的一名大師傅，跟了他將近二十年，初到廣州不久，曾經一連幾天開出飯來菜餚少得可憐，即使宴客的時候備菜也不豐盛。樊鍾秀明曉得是大師傅揩油，把他叫了來加以痛責。詎料大師傅竟侃侃然的答道：

「那一陣子從湖南到廣東，你經年不發薪餉，有時候還接連五七天不給菜錢。由我自掏腰包墊，這會兒就不准我撈回幾文啦！」

孤軍深入勇往直前

樊鍾秀聽了，居然哈哈大笑。待大師傅如此，對各級官兵也莫不皆然。他能和袍澤同甘苦，共患難。打起仗來更是經常都在第一線，此所以，樊鍾秀的部下，都樂於為他效死。

自己書讀得不多，但却敬重斯文，謙恭下土。尤其對於孫大元帥的幕僚，國民黨的資深人士，他更是優禮有加，尊之如師。所以黨國元老如張繼、居正、田桐、周道腴、楊庶堪等都和他時相往還，漸成莫逆之交。樊鍾秀很重鄉誼，更能愛護青年。在廣州駐防時期，他的經濟情形那麼困難，都還設立了一個北方學生招待所，但凡是北方籍的青年學生，全可以住進去接受他的招待，臨走，再致贈一筆旅費。

民國十三年九月四日，孫大元帥召開重要軍事會議，決定督師北伐，分兵兩路，進軍湖南和江西，任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。這一次孫大元帥毅然北伐的目的，共有下列三項：

- 一、由於蘇浙戰爭爆發，勢須救浙保粵，進而打倒直系軍閥。
- 二、廣州環境惡劣，外有叛軍環伺，內有驕兵悍將假革命之名，行割據之實，把持稅收，貪橫不法。必須借北伐作一試金石，真革命的北伐去，假革命的就要設法加以解決。
- 三、藉此統一財權，整理廣東財政。

在孫大元帥來說是下了很大的決心，但是驕兵悍將如楊希閔、劉震寰依舊擁兵自重，阻撓北伐。當孫大元帥明令各軍限期出發的命令一下，滇桂各軍反倒紛紛廢棄大元帥府，索餉索械，要開拔費，鬧得不可開交，顯見他們要繼續盤踞廣州如故。

真能服從孫大元帥命令，九月十二日隨侍大元帥出發的，就唯有湘軍譚延闓、中央直屬滇軍朱培德、新投誠的贛軍方本仁，和建國豫軍樊鍾

秀，還有黃埔學校的護衛隊。而在這些部隊之中，又一度如奇迹般萬里長征，一直打到河南的北伐軍，更祇得樊鍾秀一支而已。因此，難怪有人要慨乎言之，孫大元帥自民國六年護法之戰起，不知若干次的親自指揮、麾師北伐，直似蜀漢諸葛亮的六出岐山，九伐中原。然而，孫大元帥及身而見的唯一一支北伐偏師，正是投效不及一年的樊鍾秀總司令。

為什麼要說民國十三年九月，樊鍾秀建國豫軍揮師北伐是「奇迹」，是「偏師」呢？原來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，孫大元帥調兵遣將，下達命令，北伐軍分正面、側面二支入贛。正面由譚延闓、朱培德、李明揚、吳鐵城等部担任，以譚延闓為總司令，出南雄、攻大庾、取贛州。側面由樊鍾秀任北伐軍總指揮，由仙霞嶺循山路拊吉安，然後和正面軍在南昌會師。可是，九月二十一日兩路同時出動後，正面軍在攻抵大庾嶺時即告頓阻，反倒是側面進攻的樊鍾秀率部死戰，力克風門均要隘，復以一路破竹之勢連克崇義、遂川、泰和，進圍吉安城，喜得孫大元帥電令嘉獎，欣慰之至的說：

「北伐連捷，至感欣慰。將士勞苦，尤所懸念，不惜重賞，以竟全功。」

時為十月二日，距樊鍾秀自韶關出師，不過十天而已。孫大元帥北伐告捷，六日，在雲南意存觀望的唐繼堯，也在昆明組織建國聯軍八個軍，致電孫大元帥，毅然表示：「西南夙以撥亂反正為職志，寧能袖手旁觀？現我公移駐韶關，誓師北伐。凡屬袍澤，均當執鞭弭以相從」了。

奮鬥回籍空前壯舉

樊鍾秀為澈底達成孫大元帥賦予的北伐使命，努力前驅，奮不顧身，不惜以一支偏師，孤軍深入。他兵不滿萬，却敢於力當北洋軍閥百萬之衆，這種忠於統帥，貫徹命令的精神，又賦成了他一生歷史中光榮偉大的另一頁。祇不過，衆寡畢竟懸殊，蔡成勛所部北洋第一師主力擊潰，第一師第二旅旅長馮紹閱、二十三混成旅旅長王麟慶却急馳增援，在吉安外圍將樊鍾秀的建國豫軍加以反包圍。時當十一月初，直奉二次大戰已告分曉，奉勝直敗，孫大元帥應邀北上，籌商國是。樊鍾秀置身重圍，彈盡援絕，苦撐待變，他還不曾得到大元帥北上的消息。當時在樊鍾秀的軍中，還有前任河南督軍趙倜的弟弟，宏威軍統領趙傑，兩兄弟在河南被吳佩孚、馮玉祥撵走，趙傑四海茫茫，走投無路，他也輾轉到了廣州，投奔樊鍾秀。趙傑向來驕橫拔扈，目高於頂，跟正道直行的樊鍾秀勢同水火。可是樊鍾秀俠義心腸，不念舊惡，把趙傑推荐给孫大元帥，大元帥令派趙傑為參議、建國豫軍先遣隊司令，自此趙傑反隸於樊鍾秀的麾下。吉安被困，打到全軍上下每人只剩三顆子彈，建國豫軍傷亡日增，那趙傑小人行徑，恩將仇報，他竟勾結北軍，唆使樊部第三混成旅旅長陳青雲，陰謀叛變，向北軍投降。樊鍾秀獲得確報，他不愠不惱，派人把趙陳二人召來，正告他們：

「你們臨危圖變，因陋欲降，真是小人行徑！不過你們儘可放心，我樊某人不屑於要你們的

性命。你們儘管集合你們部下的人槍，向北洋軍投降去吧！從此以後，僑們各奔前程！」

人心都是肉做的，聽樊老二這麼講，趙傑、陳青雲不由不感動得熱淚盈眶。祇是，無恥之輩畢竟性命要緊，他們終於還是罔顧道義，率部去向北軍投降。趙陳一走，樊鍾秀立即召集軍事會議，他請所部將領各抒己見，儘情發揮，無須有所保留。因此，他的老把弟，第二混成旅旅長任應岐便一力主張的說：

「北軍越聚越多，我們彈盡援絕，難以取勝。不如突圍而出，再回韶關，請大元帥整補我們的隊伍，然後再來北伐。」

祇是，樊鍾秀却神情肅穆，義正詞嚴的回答他說：

「大元帥命令我打到南昌，跟譚總司令會師，我却才到吉安就遭了敵軍的包圍，我還有臉回韶關去見大元帥呀？應岐老弟，你若有意回韶關的話，儘管請便。反正我早已有言在先：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。誰想走，儘管連人帶鎗一道走吧。我決不會留難，而且，終我這一輩子，斷不至於口出怨言！」

於是，在千鈞一髮，危急萬狀的情況下，任應岐也拉起他的隊伍走了。

四混成旅走了一半，建國豫軍的戰鬥力大為削弱，北軍攻勢愈急，陣地朝不保夕。樊鍾秀實心眼兒，還在苦盼自韶關開來的援軍，却是他的參謀長歐陽豪，根據實際情況判斷情勢。他苦勸樊鍾秀不必苦候來援，應該集中全力衝出重圍。樊鍾秀採納了他的意見，憑他百折不撓的信心和

堅強無比的意志，以及建國豫軍效忠主帥，可歌可泣的忠義勇烈精神，他們竟完成了我國歷史上最令人不可思議的突圍壯舉，這在古今中外戰史上是罕於一見的。建國豫軍在樊鍾秀的一聲號令之下，人人拋棄家眷財物糧食輜重，只保留一支已無子彈的空槍，一柄刀矛，從吉安突圍，西趨蓮花，北走萍鄉，進入湖南平江，一路苦戰到武穴，然後從武穴渡過長江，循鄂西返抵河南省境。樊鍾秀孤軍轉戰數千里，歷經粵、贛、湘、鄂、豫五省，其間戰術防區要隘關卡不下數十百處，攔路截擊的敵軍無法勝計，而他卒能履險如夷，平安渡過，真可謂近代戰史上的奇蹟。洵為現代人士所無從想像。

八千中州健兒援廣州，在廣州時又曾大事擴充，實力倍增。可是，就樊鍾秀來說：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，進入河南的建國豫軍，已經只餘三千餘名忠貞子弟兵了。這三千中州健兒，一路且戰且進，曾有三天三夜不曾進食的紀錄，千里鏖兵，所向無前，因此時論謂他們為「為民國以來出征部隊奮鬥回籍者，空前未有之一次壯舉。」

血戰洛陽發了大財

對於樊鍾秀所部進入豫境，最感欣慰的首推孫中山先生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建國豫軍連克潢川、光山，那時候樊鍾秀已經獲悉中山先生應邀北上商談國事的消息了。所以他致電天津，向中山先生報捷。中山先生獲電後曾於天津覆電，歡慰之情溢於言表，茲錄原電如次：

「光山縣探送建國豫軍樊總司令鍾秀兄鑒：號電欣悉，我兄孤軍轉戰，所向無前，三月之內，由粵而豫，同時出發諸軍，望塵莫及，奇功偉蹟，嘉慰何似？惟師行五千里，勞苦萬狀，靡念資深。文四日抵津，原擬七日入京，與執政商榷收拾時局，忽患肝腫，臥病兼旬，尚須調治數日，始能入京。茲已電胡笠僧兄與接洽一切。笠僧兄義烈過人，必能量力接濟。吳逆佩孚敗亡之餘，尚據鷄公山。我兄若率所部，殲此渠魁，以伸公憤，尤所欣盼。特復問候起居，並慰問諸將士勞苦。」

電中所云的胡笠僧，便是國民二軍總司令、河南督理胡景翼的號。胡景翼是民黨中人，曾經和樊鍾秀同在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的麾下共過事。直奉二次大戰，因馮玉祥倒戈而奉勝直敗，段祺瑞重出擔任臨時執政，張作霖的奉軍，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分別據有津浦、平漢兩線沿線各地，胡景翼因而得了河南的地盤。但是河南境內還有吳佩孚的殘餘部隊，陝西方面，尤在鎮嵩軍劉鎮華虎視眈眈。所以十一月十八日吳佩孚從漢口乘車入河南，過鄭州轉赴洛陽根據地，他還在鄭州設立了「護憲軍前敵總司令部」。河南紳民以革命元勳張鈞為首，立刻就組成民兵會於鄭州，反對任何人以中州為戰場。可是，十一月底，劉鎮華的部將慈玉崑便師出潼關，向洛陽進迫，吳佩孚自忖不敵，連夜退鄭州信陽，上了鷄公山。慈玉崑奪了洛陽，聲勢丕振，他想更上一層樓，遂走胡景翼，將河南一省盡行佔據。於是佔陝州，進犯汜水、滎陽，使鄭州告急。胡景翼手足失措，

迫不獲已，他只好央託邵寶珊、張伯英，向時已進駐臨潁的樊鍾秀求援。

這一來，反倒變成樊鍾秀拔刀助陣，幫胡景翼的忙了。他分兵四支，抄襲慈玉崑的後路，再親率驍將趙天清，李山林，猛攻洛陽。一場鏖戰，擊潰了慈玉崑部，進駐洛陽僱師，就這建國豫軍討賊的一仗，讓樊鍾秀得了吳佩孚經營多年的洛陽巢穴，吳佩孚私下儲存的「老底子」，包括十二生的德製大砲十二門、七五生的大砲六門、五七生的鋼砲四門、迫擊砲六門、輕重機槍二十挺、長短槍九千七百餘支、各種子彈一百餘萬發，尤有慈玉崑備發軍餉的鴉片七萬九千餘兩，最重要的尤為全部德製修械機器。樊鍾秀把這套實重的機器全搬到了魯山。

此外，他更收編慈玉崑的降卒一萬餘人。有了好地盤，又有人有槍，有造械廠，樊鍾秀的實力，在一夕之間壯大起來了。他一下子就建立了四個師，兩獨立旅和一個憲兵團，其編制為參謀長閻秀峯、總參議李肖庭、祕書長黎鐵鋒、第一師師長李山林、第二師趙天清，第三師李萬林、第四師趙振江。獨立第一旅任應岐、第二旅李振亞、獨立團長李汝泉，憲兵團長歐陽豪。建國豫軍的駐防地區，也擴展到了臨潁、寶豐、襄城、郟縣、上蔡、西平、魯山、臨汝、信陽和正陽，樊鍾秀以平漢鐵路上的臨潁為他總司令部所在地。

民國十四年三月三日，今總統蔣公所統率的東征軍右翼，大破陳炯明部於鯉湖，四日，樊鍾秀也在洛陽向北平孫大元帥告捷，這是孫大元帥

在逝世以前，所接獲的兩項捷報。可是，三月十二日，孫大元帥便病逝北平，樊鍾秀接到汪精衛從北京拍來的噩耗，他頓時就捶胸大哭，痛不欲生，一面下令全軍將士掛孝三天，一面會同駐防地區的紳民，在三月十九日盛大隆重舉行公祭。孫大元帥逝世，對樊鍾秀的打擊至深至鉅，他自此一改開朗達觀的性格，整日悶悶悒悒，獨處寡言，像似變了一個人似的。然而，誠所謂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一個多月後，又傳來他的革命志友，戰鬥伙伴河南督理胡景翼四月二十四日病逝的消息，不僅使樊鍾秀痛悼良友，而且連帶的使中州形勢，以及樊鍾秀個人否極泰來，如日中天的事業，都起了莫大的變化。

截斷吳佩孚的歸路

胡景翼死，岳維峻繼，由於岳維峻企圖兼併河北、山東兩省地盤，派遣人馬，兩面作戰，連續遭到敗績。潰兵返豫，又復軍紀蕩然，四出姦淫燒殺，激起中州百姓公憤，各地紛紛紅櫻槍會，一致抵制國民二軍。岳維峻四面楚歌，腹背受敵，他便請樊鍾秀到鄭州會談，以讓出河南督理一席為條件，要求樊鍾秀出兵加以支援。樊鍾秀則盛責岳維峻治軍不嚴，殃及百姓，他勸岳維峻率領殘部退回陝西。然而，岳維峻的慘敗，却使蟄伏已久的吳佩孚死灰復燃，他決定出動「援豫驅岳」。寇英傑、王維城、靳雲鵬、田維勤全都集中在吳佩孚的帳下，分頭進攻，所向披靡。十五年三月六日岳維峻的國民二軍，在洛陽全部崩潰，岳維峻僅以身免。河南重又落入吳佩孚的掌

握。與此同時，馮玉祥的國民軍，也陷於直奉二軍的兩路夾擊之中。華北中原，局勢驟變，樊鍾秀孤軍無援，處在強大壓力下，只好集中兵力，據守寶豐、魯山、襄城、郟縣四縣，然後對外宣稱下野。其實他是回到少年時期習武的嵩山少林寺。那時節，樊鍾秀的師父恆林早於三年前圓寂，由樊鍾秀的一名師弟妙興繼任方丈。樊鍾秀便就地取才，集合僧眾，配以登封民團，組成了全體將士人人精通武藝的一個旅，而以他師弟妙興担任旅長。

十五年春，吳佩孚在河南的勢力，已趨鞏固，頭一件事，他便要清除河南境內，獨一無二的一支異己部隊，打着革命旗號的建國豫軍。吳佩孚下令新任河南督理寇英傑，命他將建國豫軍澈底整編，辦法是：排長以上的軍官一律免職，以次士兵分別撥交吳系各部，此一斬盡殺絕的陰謀激起建國豫軍全軍上下一致憤激，樊鍾秀面臨劇變，他自不甘置身事外，因此在五月間自少林寺遁返魯山，召開緊急會議，決定由魯山取南陽，與吳佩孚的大軍對抗。其間由於任應岐、李振亞兩個旅的歸而後叛，投降吳佩孚，使建國豫軍遭受很大的損失，但是樊鍾秀賴將士用命，與吳佩孚各軍所部十五個師血戰達兩月之久，五弟樊鍾華陣亡，陝縣失陷，却終能在南陽站定腳根，保住了大江以北這支革命武力。

樊鍾秀的建國豫軍在河南苦撐到民國十五年七月，天大喜訊自粵中傳來，凌鉞、田桐從廣州來電，通知樊鍾秀，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業已宣誓就職，且已揮戈北指，出師北伐。凌田兩人希

望樊鍾秀能在中原響應，抄襲吳佩孚的後路，藉收南北夾擊之效。樊鍾秀得電大為興奮，他奮袂而起，立將所部擴編為四個軍，並任命王會九為新五軍軍長，急起響應蔣總司令的北伐雄師。吳佩孚聞訊，也急於解決樊鍾秀此一「心腹巨患」，派張允明為總指揮，以四師六混成旅的兵力，猛撲南陽，經樊鍾秀用迂迴側擊戰術，三路來攻，大敗吳佩孚軍。張允明隻身匿入青紗帳，大批槍械輜重，盡被樊鍾秀部圍獲。

七月二十七日蔣總司令出發北伐，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，特任樊鍾秀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軍軍長，並且寫了一封親筆信，撥十萬元犒勞，派凌鉞、劉毅青、李道源相率冒險通過敵陣，前往南陽，命樊鍾秀趕日出兵，截斷平漢鐵路，與蔣總司令麾下大軍會師武漢，劉峨青時任國民政府參議，兼建國豫軍總司令部代表。八月二十八日汀泗橋方在浴血鏖戰，勝負難卜，傷亡極夥。段劍岷、李道源二氏冒險穿越封鎖線，抵達南陽城東的博望鎮，樊鍾秀欣然迎入，當段李二氏道明來意，樊鍾秀胸有成竹，立即調遣人馬，當夜向包圍線上的吳軍發動伴攻，吳佩孚部倉卒應戰，前線砲火連天，殺聲不絕，吳軍以為樊鍾秀將併力突圍而出，拼命調集部隊增厚防線。殊不知樊鍾秀却正好利用吳軍調動頻繁，陣腳不穩，親率第一第二兩師精銳，穿隙疾進，星夜趨趕。一天一夜間急行軍二百華里，九月一日凌晨，又以飛將軍自天而降的姿態，一鼓作氣攻克信陽以南的東雙河車站，然後趁勝連克柳林、武勝關。豫鄂兩省邊界天險入於樊鍾秀之手，平漢鐵路宣告

中斷，武漢以南的吳佩孚軍接師斷絕，進退失據。就在這一天國民革命軍亦已攻抵武昌城下，九月七日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再克漢口，吳佩孚乃倉皇逃竄，有樊鍾秀攔住他的歸路，去不了河南，唯有西行入川，托庇於楊森將軍。

痛罵鮑羅廷汪精衛

攻克武勝關後，樊鍾秀旋即揮師南下，迭復廣水、花園、德安諸要地，而與國民革命軍在武漢會師。民國十三年冬孫大元帥遣出的一支北伐軍，苦戰一年又半，至此方始發揮了莫大的作用。建國豫軍樊鍾秀，連同他的老把弟任應岐，再度返回革命陣營。九月十二日，蔣總司令任命任應岐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，樊鍾秀為第十三軍軍長。

會師之日，蔣總司令特派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，攜帶大批糧餉彈藥、慰勞物品，前往樊鍾秀軍中犒勞，並且邀樊鍾秀到武漢一晤。樊鍾秀萬里往投孫大元帥時期，蔣總司令正任大本營參謀長，老長官約見，使樊鍾秀極為興奮。他即日和鄧演達同車赴漢口，蔣總司令親在大智門車站迎迓，對樊鍾秀的連年苦戰，功勳卓著，慰勉有加，送了他一部最新式的汽車，又撥發馬克沁重機槍十挺，步槍子彈五十萬發。樊鍾秀便在漢口俄租界蘭陵路九號設立建國豫軍行營，派歐陽豪為行營主任。當時吳佩孚正向鄂西逃竄，亟於打通南陽通路，嚴限靳雲鵬、王為蔚、徐壽春等部以泰山壓頂之勢猛攻南陽。所以樊鍾秀在漢口謁見蔣總司令後，旋即匆匆趕回南陽根據地，經過四

晝夜的激戰，終將吳佩孚軍擊退，迫使吳佩孚唯有西行入川，投奔楊森將軍去了。

其後不久又因為吳佩孚將樊鍾秀恨之入骨，抽調負責鎮壓四川的于學忠部五萬餘衆，再度向南陽發動猛烈攻勢，樊鍾秀曾與于學忠相持半個多月。不過這一次他決定不再打硬仗了，一來吳佩孚早已入川，吳軍殘餘各奔前程，縱使于學忠得了南陽，也起不了什麼作用。二則北伐軍重心已向東移，蔣總司令正在江西討伐孫傳芳，他必須保持實力，隨時供蔣總司令的差遣。所以他撤出南陽而向湖北隨縣、棗陽轉移。自此他的建國豫軍屯兵鄂北豫南，擁有人槍五萬餘衆。

十五年底，十六年間，樊鍾秀暨其所部駐在隨州，國民政府一再促令他易職，可是他幹，他決不能更改。同時，由於他胸無城府，一腔熱血，使他對於盤踞武漢的共產黨徒、左傾份子極看不慣。他曾迭次當面指責俄國顧問鮑羅廷、漢方首腦汪精衛，至於唐生智、鄧演達、張發奎、陳銘樞之流，更是互有介蒂，不假辭色。所以當譚延闓到武漢，決定籌組河南軍政委員會，以樊鍾秀和河南宣撫使劉積學為正副委員長，就因為遭到唐生智、鄧演達的竭力反對而作罷。

不久寧漢分裂，武漢成了赤色恐怖世界。樊鍾秀首先就派所部劉覺民等到上海，聯合反共。當工人糾察隊大鬧武漢，胡作非為，尤其到處捕殺北方人，樊鍾秀立刻就在聯保里設置招待所，儘量收容保護，分批遣送北返。他還曾派兵打死糾察隊員，使赤色份子的凶敵為之頓減。有一回

武漢將領宴會，樊鍾秀昂然入場，高坐首席，拍桌子大罵唐生智和鄧演達，致使滿座變色，盛譁不歡而散。對於國民黨的右派份子他則竭力保護，傾心結納，十四年秋間黨元老周道腴、田桐往訪，告訴樊鍾秀即將遠離武漢。樊鍾秀立命軍需處長屈星五籌措旅費，限當日致送周田二氏，屈星五報告他說：

「總司令部早就羅掘俱空了，如今只剩六百大洋。倘若送去的話，明天就發不出菜金啦。」

樊鍾秀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那你就趕緊送去，明天我不喫菜！」

倒戈小人「豫西土匪」

樊鍾秀在武漢積極反共，使共黨及左傾份子脚恨甚深，必欲除之而後快。幾度企圖收買分化樊鍾秀的部下不成，於是使上了借刀殺人之計。在民國十六年多，突然下令，將樊鍾秀的建國豫軍改編為「西路軍」，受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節制。

一生之中，樊鍾秀最瞧不起的人物，南有叛逆犯上的陳炯明，北有反覆無常的馮玉祥。國民革命軍北伐軍興，吳佩孚正與奉軍聯手，在南口對馮玉祥的國民軍進行掃蕩，眼看國民軍覆滅在即，華中戰事吃緊，吳佩孚方始抽身南下。迨至國民革命軍打垮了吳佩孚，死裏逃生的馮玉祥却通電投誠，乘機崛起，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率部重回河南。他一朝權在手，便將令來行；奉漢方偽命，致電樊鍾秀，說他立將派員前來點驗樊鍾秀的建國豫軍。樊鍾秀獲電，怒鬆沖

冠，氣湧如山，他命秘書擬電稿峻予拒絕。通常，電稿都由秘書參謀起草，粗通文理的樊鍾秀，不大細看。這一次，他却非要口授電稿不可，而在那個覆電之中，他偏偏揭了馮玉祥的瘡疤，直斥他是「倒戈小人」。

馮玉祥以樊鍾秀的頂頭上司自居，那兒想到樊鍾秀竟會拒不奉命，對他破口大罵。這一來，馮玉祥的火也大了，他再電樊鍾秀，狠狠的回敬他一句：「豫西土匪」。

馮樊之間，開始電戰罵陣，恰好中了共黨、左傾份子的一石二鳥之計。民國十七年二月，中央特別委員會和國民政府相繼成立，樊鍾秀膺選中央常務委員、國民政府委員、軍事委員會委員。可是，不久以後，馮玉祥即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兼開封政治分會主席、河南省主席。他的國民軍，尤其佔據豫、魯、陝、甘、寧、青六省。馮玉祥一入中州，便橫征暴斂，征兵征糧，大肆擴充實力。河南百姓陷於水深火熱，使樊鍾秀恤念桑梓，忍無可忍，他以吊民伐罪的姿態重返河南，馮玉祥馬上就派石友三、韓復榘、程希賢、孫良誠、吉鴻昌、劉汝明等部，集中五個軍的兵力，起而抵抗。方城一戰，少林寺裏妙興法師的那一旅僧兵，奮起支援樊鍾秀，迭予石友三、韓復榘部重創，使石友三、韓復榘老羞成怒，在登封一帶慘施殺戮，又放一把火，把千年古刹少林寺，化為一片灰燼，寺中三寶，全部被燬，直到民國十九年方始重建。馮玉祥兵多械精，樊鍾秀負隅力戰，其結果是五萬雄兵，傷亡過半。樊鍾秀迫於無奈，急退光山，又被緊追不捨的石友三等部三

面包圍，苦戰三月，雙方相持不下。時值馮玉祥出任內政部長，他利用職權，誣指樊鍾秀部為「匪軍」，向中常會提議，請中央明令討伐。但是中樞首要如胡漢民、于右任、居正等，却一致仗義直言，力陳樊鍾秀早年應孫大元帥之召，率部入粵，擊敗陳炯明，解廣州之圍，拱衛革命策源地，嗣又奉命率師北伐，深入河南，夾擊吳佩孚，勞苦功高，堪謂北伐前鋒，迭曾宏揚革命聲威，而係先總理最所賞識的一位革命將領。又直斥馮玉祥乃一投機份子，曾經誘殺靖國軍第一路司令郭堅，早係革命之罪人。近且意圖割據中原，擁兵自重。因此，胡漢民等極力主張中央應支援樊鍾秀，俾免形成軍閥割據之局，貽無窮之後患。黨國元老，義正詞嚴，終使馮玉祥提請中央明令討伐樊鍾秀的議案，予以否決。

從下野到東山再起

可是樊鍾秀在河南光山力抗馮玉祥，戰事曠日持久，糧餉不繼，彈藥匱乏，傷亡尤其無法補充。這個仗實在打不下去了。此所以，當中央派員向樊、馮雙方調停，勸請樊鍾秀宣告下野，所部加以改編，自此永息爭端。樊鍾秀乃以十分悲憤的心情，接受了這個調停意見。他把建國豫軍這一支光榮的隊伍，交給部將王學聚、孫世貴統率，暫且駐紮在豫皖邊區。他自己，則悄然隻身赴滬，賃屋而居。中央予了他軍事參議院參議，他力辭不就。中樞首要聽說他毫無私蓄，生活困難，以老朋友的身份對他有所餽贈，樊鍾秀也辭而不受。北伐功定，全國統一，徒然令人興

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」之感。祇是樊鍾秀天性誠樸，決非虛偽做作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六月，中央舉行先總理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，黨國元老胡漢民、張繼以次，乃至河南旅京同鄉張善興、張伯英、李敬齋、李雅仙等，紛紛函邀樊鍾秀親赴南京執紼。這一趟，總算把杜門謝客的樊鍾秀請出滬寓大門外了。先期，由樊氏友好王陸一、劉覺民，親赴上海勸駕。五月二十二日，王劉二氏陪同樊鍾秀到達南京，借寓新街口中央招待所。二十六日河南旅京同鄉假水西門糯米巷中州會館，舉行歡迎樊鍾秀將軍大會。樊鍾秀敬恭桑梓，情不可却，倒也出席參加。祇不過，到六月一日，中山先生奉安大典，樊鍾秀在孫大元帥靈前痛哭一場以後，當天他便向友好告辭，返回上海蟄居。

任何人都以為中州奇俠樊鍾秀的軍旅生涯，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終結，孰料他還有多姿多采，波譎詭秘的最後一頁。民國十八年多，由於國軍編遣會議破裂，陰險狡獪的「倒戈小人」馮玉祥，乃與中央有所不協。於是投機份子從中漁利，唐生智、韓復榘、蔡廷楷、蔣光鼐等相繼在河南、廣東兩省叛變，然後兩位幕後主角馮玉祥和汪精衛，又在北平組織所謂擴大會議。這是我國反動份子，陰謀集團的最後一次大集合，熊熊烈燄，豈止燎原。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國民政府蔣主席親赴漢口督師討馮，十一月一日蔣主席蒞臨河南鄭州，指揮作戰。三日蔣主席進抵許昌，召開前敵軍事會議。在那時節，建國豫軍的革命隊伍，樊鍾秀的部將王學聚、孫世貴紛起躍馬撻戈

，奮勇進軍河南禹縣，以至許昌附近的石固一帶，拱衛蔣主席的安全。

蔣主席對這一批中州忠義之士的響應討逆頗表欣慰，他派邵子舉持函抵滬，命樊鍾秀即赴許昌，商討改編建國豫軍。樊鍾秀對大元帥府參謀長老長官的吩咐唯命是從，奉命唯謹。他從上海趕到許昌，出席蔣主席所召開的軍事會議。蔣主席說他將任命樊鍾秀為國民革命軍豫陝邊區總司令，派邵子舉為參謀長。當時，樊鍾秀還在向國民政府蔣主席極力陳詞，建國豫軍的番號係由孫大元帥所頒授，他希望能夠永久保持，以留紀念。但是蔣主席却指示他說：譚延闓的建國湘軍、李烈鈞的建國贛軍，許崇智的建國粵軍，都是當年孫大元帥親自頒給的番號，如今為了統一建軍，不也全部改稱國民革命軍了嗎？樊鍾秀這才無詞以對，表示接受新任命。十九年三月十七日，馮玉祥向西北軍下動員令，二十日馮部孫殿英、韓復榘攻陷歸德，中原大戰揭幕。樊鍾秀立派孫世貴、王學聚等部的萬餘人槍，編組成軍。任邵子舉為參謀長，共轄三師，新一師師長王學聚、新二師師長孫世貴、新三師師長焦文典。

部隊很快的編組成功，可是，缺乏訓練，軍紀渙散。土匪隊伍還沒打仗，就先伸手要錢。樊鍾秀有意和他的冤家對頭馮玉祥決一死戰，他下令全軍由許昌仰攻鄭州、開封，襲擊馮玉祥的後路。王學聚、孫世貴却逼着樊鍾秀先發餉械，樊鍾秀急切之間籌不出餉械來，土匪隊伍就拒絕開拔，直把樊老二急得暴跳如雷。叛軍方面，馮玉祥

看準了樊鍾秀所部的弱點，派樊鍾秀的老把弟任應岐跟鄧玉珊前往游說，只要樊鍾秀倒過去，他願意供給大批械彈。只是馮玉祥又怕樊鍾秀不忘前嫌，得了他的械彈反去打他，因此揚言須在天津交付。樊鍾秀嚴詞拒絕，王泰、孫士貴却霍然心動。許昌前線的這一支新軍，就此不戰自亂，態度曖昧。王泰、孫士貴又縱容部下繼續攻打家劫舍，攻城掠地的勾當。樊鍾秀號令不行，制止無效，急如熱鍋螞蟻。當時盛傳樊部已被馮玉祥收買，加入叛軍行列。事實上樊老二也制止不了王孫兩部的形同叛逆行爲，於是樊鍾秀已叛的訛聞傳遍遐邇。由於他招安的土匪隊伍紮在豫中要衝許昌，中央軍當然不可不防。時值第五軍團總指揮何成濬率部由平漢線往北進攻途中，唯恐樊馮勾結，大舉南下，下令炸燬鄭城東南的漯河鐵橋。樊鍾秀腹背受敵，憂急交併，他準備拉一部份可靠隊伍進入伏牛山區，徐圖再起。六月六日中央軍飛機轟炸前方，途經許昌，誤落炸彈。樊鍾秀恰好在許昌城牆上，竟然中彈身亡。這一位中州奇俠，一生以招安綠林，編組成軍起家，最後終亦爲重利忘義的土匪隊伍所誤，含冤負屈，死於非命，得年僅四十一歲。

民國初年，河南各地，就流傳得有一首民謠，全文曰：「古月不久明，六爻林中行，愁把心腸見，洛陽血染紅。」據說，指的就是豫陝兩省的三員大將，頭一句是指胡景翼，早逝，得年才三十四歲。第二句謂樊鍾秀入少林寺，終至寺與人俱燬。第三句是說憨玉崑的最後結局自殺而死。這三員大將又都是第四句所謂洛陽血戰的主角。

樊鍾秀死時，一般報導都說他是叛軍首領之一。可是，中原大戰告終，中央軍大獲全勝，樊鍾秀在許昌的焦頭爛額、進退失據，事實真相迅即查明。他至死保持孫大元帥當年所稱譽他的：「好同志，真革命！」出生入死，効忠黨國。所以中央會予明令優卹。不過他的小腳繼室夫人趙氏既美且慧，尤其深明大義，具有愛國思想，她

鑒於國家多難，財政拮据，曾經婉拒中央的德意，她說：「先夫遺志，倘能陪葬大元帥陵，長侍大元帥於地下，所志足遂。兒輩生活，尙有田地可耕，無復他求。」也唯有這樣賢德的好女子，方始配得上中州奇俠樊鍾秀。

臺灣合會儲蓄公司

服務平民大眾輔助中小企業

歷史悠久全省總分支機構 109 單位

營業項目

- 現金 存款
- 物產 存款
- 乙種 活期存款
- 通 知 存款
- 定期 儲蓄存款
- 活期 儲蓄存款
- 零存 整付儲蓄存款
- 整存 零付儲蓄存款
- 整存 整付儲蓄存款
- 存本 取息儲蓄存款
- 放款
- 定期 放款
- 定期 質押放款
- 匯兌

總公司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72、74 號

電話：(十線) 379241 (十線) 379251